

跟随共和国一起成长

○ 廖集善（1957届土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8周年。建国之初的1952年6月间，印度尼西亚巴城中学1952年应届毕业生200多人，其中有120多位同学回到祖国怀抱，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他们中有12人考进清华大学学习，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见证了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风风雨雨，跟随共和国一起成长。

大学生活

共和国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医治了战争创伤，从1952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我们正在大学里学习，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各种专业知



1953年，在清华大学的归侨学生合影。
前左1为廖集善

识，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理论基础。

全国各地建设事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在大学期间，我们曾两次到鞍钢、长春一汽进行实习，深入工地与工人同住、同食、同劳动，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动人场面。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一日三餐是窝窝头，工地采取三班倒工作制，机器不停顿，工人更替交班，争分夺秒地干活。三个月的时间，一座厂车间平地而起。我们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艰巨而光荣。

入学不久的1953年夏，全国开展“肃反运动”，要在革命队伍中肃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一开始，同学们斗志昂扬，拭目以待。这时，突然把潘志明同学揪到会场，进行揭发批斗，我们都大吃一惊，昨天我们还和他同桌吃饭，一起打羽毛球，今天却成了阶级敌人，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实在无法接受。根据组织交底，从全国各地归侨学生寄来的几十封信，揭发了潘志明在国外破坏学运等情况。经过了几个月批斗，但深入调查的结果是查无实据，宣布平反，组织向潘志明同学赔礼道歉。这是我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第一课。原来，一些归侨学生出于幼稚无知，写了一些揭发其他归侨学生的信，认为这是进步的表现，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走上社会

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在这一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西北工作，先在兰州石油机器厂工地担任施工工长。从工程技术人员做起，提升到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在这时期，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在西北地区正进行重工业建设。

1962年夏，我调到西北工程管理局施工技术部门，使我有机会陪同局技术领导到西北重点工程视察和验收落成的工程，许许多多的大型工厂逐步建成并投入生产，这使我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脉搏正在大西北强劲地跳动，对祖国现代化的建设前景充满信心。

1958年后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都在饥饿中，甘肃省更为严重，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23斤。当年甘肃有归侨和侨生250多人，其中印度尼西亚巴城中学校友20多人，有四分之一的人罹患浮肿症。很多人脸庞肿胀，腿脚也肿，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到夜晚不能入眠，我们都深受浮肿症的折磨。为了协助归侨渡过困难，兰州市侨联在兰州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将全省的归侨学生和患病的归侨职工50多人集中到西北民族学院过集体生活，共同学习，调养身体。我们归侨学生都能坚持和人民一起同甘共苦，没有一个有出国的想法。在组织的关怀和照料下，我们恢复了健康，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文革”波涛中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中央侨委

会被造反派砸烂，侨务工作没有人管。我们从阶级斗争的教训中学会了保护自己，在夺权、派性斗争中，归侨一般充当逍遥派，保持中立。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下放到陕西省大荔县五七干校劳动五年之久。一般干部只下放一年就重新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很有怨气。但是回顾一下，在这场历时十年深重灾难中，有多少开国元勋、将军和科学家都被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比起他们我受的委屈真是微不足道。

1974年9月，我从西安市调到北京市，分配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高层建筑结构抗震研究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目睹了一系列政治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1月11日下午4时，首都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天，天灰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街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这天“市委”有禁令，不准机关干部上街，布置学习文件。我借故溜出办公室，跑到南礼士路口挤进人群中。只见路长人更长，东不见头，西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戴着白花，肃穆地伫立街头。当夜色开始降下来，运送总理遗体的灵车缓缓开来，人们心中沉痛，目送总理灵车驶过，灵车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中。但是，我和市民还久久站着，不愿离去，好像还在等待周总理会回来。

4月1日开始，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放满了群众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人们还写挽联、祭文、诗歌等表示对总理的悼念，出现了声讨“四人帮”的诗词标语。这几天里，我在广场徘徊流连，抄读诗词，我还用相机拍下许多

□ 值年园地

珍贵的的诗句。4月5日凌晨，上面派人清除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花圈，封锁广场，激怒了群众。当天傍晚，愤怒的群众焚烧了几辆公安宣传车和指挥部小楼。我目睹了焚烧场面，在闪烁火光下，见到许多民兵、纠察队和武警手执木棍从中山公园出来，乘夜幕悄悄包围天安门。我预感有事件发生，便拉着同事老宋急忙从东交民巷离开。

7月6日，朱德委员长因病逝世；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我很荣幸地被批准进入广场参加追悼大会。在这一年里，三颗巨星相继陨落了。共和国的前途何去何从？这年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共和国翻开崭新的一页。我和单位职工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十年来的压抑、屈辱、失望之情一扫而光。

共和国进入新时期

到70年代末，我已在国内生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海外，我们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弟妹亲友。倦鸟知返，为了探望年老的父母，为了舒缓一下多年来紧张的生活，按照侨务政策，许多同学纷纷申请出国探亲。当年我们同期回国的120多人中约有60多人先后提出申请。由于侨居国禁止我们入境，大部分人滞留香港。为了生活，我们只得进工厂、工地当工人，有专业知识的人被建筑设计事务所聘为工程技术人员。此时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正需要技术人才。十年间有

50万归侨和内地国人进入香港，加入建设行列，促进香港经济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

80年代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先期居港的归侨紧密配合祖国的需求，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设备；积极地到国内投资建厂，开拓市场。我于1981年夏定居香港，学的是土木建筑工程专业，正适合当地需要。我先后在港人和外国建筑顾问公司觅得职务，逐步取得工作资历地位。我陪同公司的老板到内地寻找商机，先后访问西北地区的乌鲁木齐、兰州、银川和北京、福州，和各地建设部门洽谈工程设计业务。从1985年至1998年，我就职的香港建筑设计公司和国内建筑设计部门共同合作，设计和引进资金兴建了兰州飞天大酒店、北京岭南饭店、北京新世纪大酒店、福州元洪城和深圳华为科研试验中心等工程。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我也尽了微薄之力。

身在香港的我们，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时刻。当人民解放军进驻香



2016年10月，香港侨界各社团侨友集会游行，支持人大释法，坚决反对“港独”

港时,我们许多人冒雨赶去迎接。我们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同时也十分关心香港的前途。在香港回归的20年岁月中,为贯彻基本法,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我们都积极参加和支持爱国爱港的活动,竭力维护、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

但是,香港回归祖国20年的道路绝不平坦,始终贯穿了爱国爱港力量同反中乱港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近年来,发生多宗扰港事件,2014年10月暴徒制造破坏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占中”事件,持续40多天;2016年春节晚上,香港旺角街头发生一场数百名暴徒向警员和市民发动野蛮袭击的伤人事件;2016年立法会议员宣誓时,“港独分子”议员数人公然挑战庄严宣誓制度,扮演了一场反中辱华、分裂国家的丑恶闹剧,激起市民公愤。

我们居港的各界侨胞都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地区、各学校、各乡里的社团组织,积极参加爱国爱港活动。居港的东

南亚归侨学生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然而,我们并没有退休,又将许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各侨界社团的活动中。当香港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在“保普选,反占中”,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撑释法,反港独”等历次活动中,我们“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侨界社团联合会”的侨友们,都走上街头,积极参与。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在强大祖国的支持下,在“一带一路”方针指引下,在新一届特区政府带领下,香港同胞一定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促进香港更加繁荣稳定。

共和国建国68年来,我们迎来中华民族振兴的辉煌时代。我们亲身经历了共和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成为世界强国。此时此刻,我感到十分幸运,感到无比自豪!

2017年5月25日于香港

大学毕业 70 周年

○施熙灿(1947届土木)



94岁的施熙灿老先生访问《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我1943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1947年在国立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迄今已整整70年。2017年4月30日,欣逢清华大学106周年华诞,特祝贺母校桃李满天下,日益昌盛发达,成为令人仰慕的一座世界一流大学。今通过《清华校友通讯》,希望与清华老校友增加联系与交流。